

2021年第36期新闻稿：只因动乱愈演愈烈



《在卢本巴希市克尼亚镇蒙博托体育场（原名“阿尔伯特1号”）上，上加丹加省的殉难矿工》特西本巴·坎达·马图鲁（刚果民主共和国）作于1975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几天前，我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了交谈。我问她知不知道全球有多少人穿不起鞋。我提这个问题是想要了解一下**沙蚤病**，一种由雌性沙蚤（穿皮潜蚤）侵入皮肤引起感染而导致的重疾病，会使双脚变形，影响行走。沙蚤病在西班牙语中叫jigger, chigoe或niguá，葡萄牙语中叫bicho do pé，

斯瓦希里语中叫*funza*，赞得语中叫*tukutuku*。鞋子可以起到保护作用，防止跳蚤钻入皮肤。虽然没有具体数字，但她推测至少有10亿人不得不赤脚生活。长期赤脚会导致包括沙蚤病在内的多种疾病。在中美洲、非洲高地、印度等地，赤脚走在红色火山土上的人们就饱受**象皮病**的折磨。

都21世纪了，还有10亿人穿不起鞋，其中有数亿儿童因为无鞋可穿而不上学了。然而全球制鞋业每年可**生产**243亿双鞋，地球上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双。制鞋业涉及大量资本：虽受新冠疫情冲击，2020年全球制鞋业市场规模**预计**可达3842亿美元，到2026年有望增长至4400亿美元。鞋类的主要消费国是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，主要生产国是中国、印度、巴西、意大利、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墨西哥、泰国、土耳其、西班牙。在印度这样的国家，制鞋工人不但买不起自己做的鞋，甚至无法负担市面上最便宜的拖鞋。虽然鞋类产量远远高过需求，但仍有上亿人买不起鞋。他们从事劳动生产，但却没钱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。



《希琳与法哈德的退出》巴巴克·卡泽米（伊朗）作于2012年

世界银行2021年6月发布的《全球经济展望》报告**指出**，贫困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首次出现增长。其分析师表示，“新冠疫情将长期影响弱势群体的生活。”在低收入国家，有1.12亿人面临着粮食安全問題。报告还指出，“这次疫情给妇女、儿童、非熟练工人、非正式工人带来了严重影响，阻碍了教育、卫生、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也必然会拉大贫富差距、加剧性别歧视。”

疫情爆发前，全球有13亿人生活在多维的持续贫困中。政府和企业应对疫情不当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。全球的**极端贫困人口**中有85%生活在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，近一半生活在印度、尼日利亚、刚果民主共和国、埃塞俄比亚、孟加拉国。据世界银行**估算**，约有20亿人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以下，这意味着贫困线标准考虑了各经济体的富裕程度。



《没有方向的十字路口》罗纳德·温图拉（菲律宾）作于2014年

世界银行去年的一份重要**报告**《全球贫困与共同繁荣2020：财富的逆转》指出，“现有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正受到疫情冲击。”报告还强调了新冠疫情导致贫困加剧，提及气候变化和地区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。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，贫困人口中，“农村人口、青年、教育程度较低者仍占大多数。”在生活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人口中，每五个就有四个居住在农村地区。女性在贫民和饥民中占有极高的比例。基于这一分析，世界银行敦促各国政府完善社会福利，为失业者和贫困工人提供救济，但对收入极低的农业工人、小农户、非正式工人却只字未提。正如**第41期汇编**所言，这正是印度等地数亿农民奋起反抗的原因。



《背景系列之二》达维特·阿贝贝（埃塞俄比亚）作于2014年

世界银行的一系列报告并未就摆脱这场灾难指明一条道路。这些报告的措辞也不痛不痒，只是在结尾强调，“我们必须加强团结协作。”合作无疑是必不可少的，但合作的内容、对象、方式是什么？针对印度尼西亚等国提出的一揽子计划，世界银行给出了下列政策性建议：

1. 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。
2. 通过发放现金、电力补贴、粮食援助等方式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，同时加大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失业救济。
3. 实施减税政策。

这些有吸引力的措施也是世界各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基本诉求。这些诉求体现在中国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的扶贫政策中，即不愁吃、不愁穿，住房安全、基本医疗、义务教育有保障。本所关于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**研究**对此作了详细介绍，探讨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使占世界减贫总人口七成的8.5亿人摆脱贫困的历程。不同于中国政府，世界银行倡导的减贫降税举措未能普遍推行。

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？战争、洪灾、各种瘟疫引发的动乱已成常态，我们却被迫保持理智。世界银行也注意到，整个世界早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开始陷入混乱、人性逐渐泯灭。现代末日论的四驾马车：贫困、战争、民众绝望、气候变化正在蹂躏这个世界。社会机制已无力化解它自身带来的问题。

仍有数十亿人穿不起鞋。



《卡洛塔领导人民》（致敬欧仁·德拉克洛瓦1830年的作品《自由领导人民》）莉莉·伯纳德（古巴）作于2011年

当前暴行肆虐的一大危害在于人们不得不忍受这场噩梦。改变现状已成奢望。无情的嘲弄让人们放弃了对未来新世界的想象。不屈不挠的人们为了未来新世界付出努力，却遭到当权者的无情扼杀。社会的顶层和底层都在不可避免地滑向法西斯主义：顶层将“可随意抛弃”者关进监狱，困在贫民窟，底层的危险种族歧视分子、厌女分子、排外势力则在增加。权贵者和有钱人不愿看到任何替代方案取得成功，否则，世界现行统治规则恒久不变的说法，即“历史终结论”就会遭到质疑。



贝尔托·布莱希特

纳粹掌权德国后，戏剧家贝尔托·布莱希特前往丹麦斯文堡避难。他在1938年写下了一首诗，呼吁关注当下动荡局面，冲破枷锁、追寻崭新未来：

只因在充满阶级纷争的城市里，

动乱愈演愈烈

我们有些人如今便下定决心

不谈海滨城市、屋顶积雪、姑娘

不谈香甜成熟的窖藏苹果，七情六欲，以及

种种让人性完整丰富的事物

从今往后只谈论动乱

于是变得片面、简单，沉迷于政治事务

满口都是辩证经济学

那套无聊又欠妥的说辞

就因为尘世间雪花乱舞

（雪不仅是冷的，我们懂）

剥削、物欲、阶级正义的扰攘纷争

就不接受多面多样的世界，就不欣赏

你心目中那个

血迹斑斑但又充满矛盾的生活。

我们的生活是血迹斑斑的，想象力是僵化的，打破目前乱局的需求是强烈的。无论穿鞋与否，我们都要迈向香甜成熟的果实，奔赴美丽的海滨城市。

热忱的

Vijay

